



# 乡野冬日

天竺樵

## 乡野

冬日属于乡野，在阳光里，在山岭上，在枯草间。

听腐叶在温暖的阳光里发酵的声音，谁的青春里还没有一个多彩的梦想！而你我的旷野中，衰草似梦，碧空如洗。稻子交出果实，山楂交出爱情，连翘、忍冬们交出红尘的羁绊。

枫的红，桦的白，银杏的黄，挨挨挤挤、重重叠叠，为万象生灵铺设了斑斓锦衾。

打开书页，让蟋蟀穿过流火七月，咬断麻丝和竹片的蛛网，献一阙乐歌；可以有温的酒，微醺了士子衣襟，在明月清风里拔剑，祭一曲舞蹈。

而最惬意的行走，是荷蓑，在如黛山水之上。

可以掀开锦被，戏谑一对居家鼠。夺了榛子，拾了栗子，让甜玉米享受阳光的沐浴，也散发霉的日子焕发清新韵致。然后恣情含笑，逐一放还，包括它们小心翼翼学步的儿女。

采摘治愈的药，少年的柴胡，中年的益母，无关于柴米油盐。

## 石板屋

最好的冬日，在石板屋里。暖阳里，眯在屋檐上，窥公鸡母鸡闲散地觅食，听乡村柴狗均匀地呼吸，间或有鸟雀小心翼翼地喊喳喳。

也会有薯干，在石板盖就的屋顶上，斜倚阳光，进行着温柔的幻化；也会有芭谷垛子，骑跨在桦木搭就的椽梁上，饮露承霜，接受着岁月的催熟；也会有红豆黑豆，在石灰黄土夯就的

场院里，敞亮了肚皮，作一次心有所属的等待。

而真正的冬的滋味，需要一场雪。邀三两知己，就一塘火，或者玩一幅花花牌，或者饮几盅苞谷酒。火塘里，是山坳间挖取的疙瘩树，窜着淡淡的黑烟，袅袅地升，熏了桦树的房梁，穿了石板的罅隙，让那石板屋顶笼着薄雾的雾气。

可以深情地怀念檐下的农具。铁的犁铧，木的风车，竹的连枷，饱经昔日的风雨和此间的忧愁！

应该用最温暖的应答，安慰老去。

## 村口老树

根本不用吟咏，老树，夕阳，古道，忘归的孩子。

老树依旧。春发生，夏长盈，秋成实，冬安藏。护佑每一个属于她的孩

子，从始龀垂髫，到耳顺黄发。

村口是游子的心脏，相离越远，共振愈强。

而江山寂寥。水泥灰遮蔽了泥土黄，混凝土替代了夯土墙，冷峻的卫生所挤掉了热闹的老磨坊。曾经的少年，在阳光下，在白发起，闲说一段时光，无关医药；汲水的井，捣米的舂，打麦的场，做豆腐的浆水，暮云望归的烟囱。溪水隐藏一段记忆，游鱼，纸船，浣洗的姑子。

水落。石出。草木蓬头垢面。水泥路依照着血脉的走向延伸，蹉跎石桥，踏平水坑，让篱笆牵着篱笆，教场院伴着场院，允许渐冷了烟窗同气连枝。

江南的米酒被蒸腾得弥漫在热气里，紫薯、松子和红薯、板栗并排就坐，金毛温顺。

或许会有几株冬梅，等待盛开的时节，和一双迷离的眼。

# 重生

寇莉

不呈现出一番繁华景象。

回程后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。当初的人们恐怕也想不到，“四厂一院”搬走后会是怎样一副模样！多年来每次想起那种繁华后的落寞，随之而来的总是一种无言和堵心。不承想这次去的偏偏又是卫东，沉浸在心底的那些记忆和情绪又一次慢慢升温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也随之而来，不知道这次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卫东。

沉思间大巴车突然停了下来，慌忙松了安全带，随大家一起下车。阳光强烈得有刺眼，将手搭在额头上向人群聚拢的方向望去，卫东百货商店那颗红色的五角星在蓝天下反射出几道耀眼的光芒，楼顶“三线博物馆”几个大字很是醒目。急忙穿过人群想看个究竟，只见那座破败不堪的百货大楼像是换了一件新衣，墙面、玻璃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想来这座大楼是要被改造为主题博物馆了。心里的一块石头开始慢慢落地，“好人好马上三线，备战备荒为人民”，一个轰轰烈烈的特殊时期不应该被遗忘。遗憾的是博物馆内部还没有布置好，只有先发挥一下想象，再期待着下一次参观了。

沿着宽阔的大路继续前行，坐落在山坳里的厂房、大礼堂、旅社都一一翻修，墙面统一为暗红色，据说墙面分割线也是统一尺寸，有些地方施工的机器还正在忙碌。随着参观的不断深入，一个对社会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废渣、废泥、废旧机电、尾矿、尾料、边角料等各类含铜废料进行再加工利用的公司——环亚源公司渐渐走入我们的视野。那些铜制品加工成的雕像、工艺品和生活用品设计之精妙做工之精美让随团人员赞叹不已。正在雕刻的工人师傅专心致志的模样和精湛的技艺使人肃然起敬。在3D打印机有序地运行下，一座立体雕塑很快就有模有样地呈现在人们眼前，有人开玩笑“你坐进去，看能不能打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？”

从展览馆出来，太阳依旧热情似火地挂在天上，小广场上来了不少车辆和游人。对面新旅社前，一棵枝叶繁茂的“八一树”，像一个尽职尽责的战士，静静地站立在冬日暖阳里，浑身洋溢出一股掩饰不住的欢欣。据说，当年的建设者们常常来到这里，怀念青春。

# 商洛作家洛南采风作品选

天空无云，蓝莹莹一眼望不到边，阳光给冬日万物增添了不少暖意。大巴车穿过田野和村庄，人家房前屋后，一树一树红彤彤的柿子在蓝天下招摇着，煞是惹眼。小楼也是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，向路人展示出新农村的新气象。随采风团一起，不用操心路线、时间，只消放下一周的疲惫，随心所欲地沿途的风景。车行大半路程，心里总有些许异样，这一路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忙问走的什么路线，邻座说去的是卫东，心中由不得一颤，卫东，是那个卫东镇吗？

前些年，听人说有个商洛“小香港”，好奇心大发，于周末驱车前往。大约也是初冬季节，那日却是个阴天，灰沉沉的天气让人兴致渐消，只想着赶快到达目的地，一行三四人催促着司机轰轰隆隆一小时内就到了卫东镇。下车后急忙张目

四望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座座破旧不堪的空楼，无论是厂房、医院、宿舍楼，还是百货大楼、旅社、食堂，墙面早已脱落得斑驳不齐，玻璃也碎得剩不下几块，路边杂草丛生，墙内蛛网交错，极目四顾，天地间一片灰蒙蒙，就连“八一树”也是顶着一身尘土，无精打采地在寒风里摇曳。不承想传说中曾经白天人山人海、夜晚灯火璀璨的“四厂一院”竟荒凉到如此境地，怎么着也不能将这里和“小香港”联系起来。可内心里总有一丝不甘，又细细搜索了一遍，那些隐隐泛着红色的五角星，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几个大字，以及一些残缺不全的标语，传递出不一样的讯息。遥想当年，各方青年才俊来到这里，将青春和汗水奉献给国家“三线建设”，一个聚集了两万人的小镇，加之当时先进的设施，怎能

# 花溪弄访雪

张宏霞

清奇可爱。

拾级而上，路无积雪，唯路边石上，溪畔花圃，残雪如初落。白墙赭阁，莹雪映之，翠竹青青，玉屑缀之。梅树倚疏，小溪弯弯，溪中或设青石为桥，或搭木桥为拱，水窄处涉石而过，溪宽处木板为路，侧有乌篷小船，篷上覆雪莹莹，船下薄冰半分，以手摇之，已不能动，小船尖尖，雪被柔柔。溪中偶有游鱼，怕冷？怕羞？见人即走，盖桥下有其家乎？

园中游人稀少，店铺歇业，此时踏雪，恰是最好。女儿喜摄影，园中一水一石，一墙一阁，一花一草，一溪一桥，一船一竹，一鱼一鸟，皆为其捕捉，调

焦、对镜、虚化，远近高低，不同角度，拍完才罢。前观后望，细寻慢找。老公喜画，负手而行，花花草草，奇石竹木，游鱼野鸟，残荷老树，皆可入画，走走停停，细观慢赏。唯我无事，随意停歇，看枝头嫩芽，是芽是苞，数桥下游鱼，孰多孰少。于拱门处观景，景中有景，于屏窗外赏雪，雪外有雪。曲径流觞处，瓦缶石槽，雪落其上，似帽似被，颇有情趣；溪畔建筑，斗拱画柱，木阁飞檐，雪映其色，亮丽异常。

亭回路转，至溪间花坊，短墙茅檐，小院怡然，残荷寂寂，枯叶负雪低垂，瘦茎斜倚，雪落满池。时有雀鸟，扶茎立而啾啾鸣，斜茎摇曳，残雪簌簌而下，鸟

惊而飞。此残荷枯叶，古人云听雨为妙，何如此刻赏雪更佳！而拱门矮墙，粉壁翘檐，雪被其上，俨然冕冠中之水墨。忽而感之，此情此景，梦亦？幻亦？吾在画中？抑或园中？

唧唧呀呀，时断时续，软软糯糯，苏州评弹，不绝于耳，似乎穿梭于吴苏里弄；曼妙清扬，又似穿梭于民国。偶有行人及脚下薄冰，拉回思绪，不禁忽发奇想，雪弄花溪那？花溪弄雪？溪因雪而静，雪因溪而清，溪雪互补，人间至美奇观，今我幸而观之，幸甚至哉！

园中清静，亦甚寒冷，因不堪其寒，遂率手而归。

# 大雪覆盖的村庄

孙惠莉

一  
久居深山  
逐渐放弃内心的陡峭

多年前  
我走过大雪覆盖的村庄  
把流浪猫  
搬迁至低矮的牛棚

今天，借着一场东风  
从卷心菜裹紧的躯体里  
捧出冰雪  
供奉这一世的烟火

二  
苍穹之下  
留守土地的人  
与世隔绝

节气里或花开正艳  
或大雪纷飞

只身旷野的人  
见惯了大鸟与小鸟的厮杀  
闪电，雷鸣  
突旋的锋芒  
狼烟起，一两声寒鸦  
带走落日的余晖

三  
想象割据夜色  
驾驭一匹烈马  
跟随炉火的方向  
去寻找一条狗的去向  
鸡的鸣叫  
把天空抬高了些

四  
悬空的月亮  
流动的水  
一些幻听，能镇住作妖的蝙蝠  
能镇住那些不安之物

五  
落下来的雪  
覆盖着尘世间的混沌

融化的  
渗入朽木的神经

是冰雪轮回一趟  
还是睡着的水  
它的体内有着最干净的呼吸  
如一袭白衣的少年  
未曾打开的梦想

午夜时分  
一切归于岑寂  
正适合你的温柔  
雁从南山起飞，雪  
从山头白起  
我们不提旧疾  
不话桑麻

无枝可依的人  
随从天窗，说起亮话

# 冬日短歌

李军

## 立冬

那个调皮的孩子  
在草丛里熟睡了一会  
一睁眼，就找不到回家的路

草已枯萎  
树叶已凋零  
不知不觉进入了冬

霜降和立冬是一对孪生兄弟  
一个是露结为霜  
一个是水始冰、地始冻  
一样的白色  
不一样的梦

## 冬至

从这一天起  
才算真正进入了冬天  
水将冰  
风如割

所谓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  
一碗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 
令节气，更有温暖

依偎着炭火  
依偎着母亲  
学儿时唱的“数九歌”……

